

族群認同 千萬別過度膨脹

2014-03-29 劉芮菁

8+1



走進邱懋泉的家中，映入眼簾的是古色古香的家具、雅致的古董，精緻的品味不禁令人讚嘆。生活在此，邱懋泉已是一名退休教師，除了晚上到補校兼課，每日生活圍繞在打球、釣魚、登山，有時為了釣魚甚至遠赴馬祖。在今「無薪假」充斥、年關難過的蕭條經濟下，邱懋泉卻能享受愜意的生活。對現在的日子滿意至極，他笑著說：「我現在的生活是『坐以待幣』啊！等著領退休金就行啦！」

然而，今日平靜的背後，邱懋泉也曾走過一段坎坷的歲月。談起過去，他彷彿說故事般，以豁達的聲音組織片片記憶，釀成遙遠的往事。邱懋泉出生於台中縣東勢的貧苦農家，是教科書上所述的傳統客家庄，夾雜著一些閩南及外省人，居民經濟以農業為主，也做點生意。「我們那時整天都各忙各的，早晚碰到鄰居還是會互相問候。」邱懋泉說，「就像一般人的生活一樣。」當時鎮上沒有強烈的族群對立，居民生活清苦，但氣氛和諧。



訪問時，邱懋泉侃侃而談，其中不時為記者不明之處做補充。(攝影/劉芮菁)

贊成推行國語以利溝通

小學時，配合當時國語政策的推行，邱懋泉開始學習國語。「老師一樣是從ㄉㄨㄛ開始教，」邱懋泉說，「不過還要教基本的發音方法，我記得那時候有什麼『去去去，去上學』的，課本會慢慢引導進來。」對於國語政策，邱懋泉是支持的，因為當時台灣的族群和語言分歧，若沒有一致的溝通工具，將可能影響政策推行，抑或加深族群的對立。「所以我們至少要有一個共同語言，作為溝通、接觸資訊的工具。」邱懋泉肯定地說。然而，支持國語政策不代表邱懋泉放棄了客語。「在學校講方言，被老師聽到是要罰錢的。」邱懋泉說，「可是我們私底下、跟同學聊天時還是會講啊！常常我們放學回家，一路上都在講。」比較不同的是，東勢地區的客語腔調算是特例。既非海陸、大埔、饒平，更非四縣腔。「我們的腔調比較硬，但苗栗那邊的就比較軟。」邱懋泉又說：「但我們的客語大部分是相通的，還是聽得懂。」

高中聯考落榜後，他得到裕隆汽車公司招募員工的消息，而員工上班之前，必須接受工廠訓練一段時日，稱之「技術訓練班」。經考試、篩選後，邱懋泉受到錄用，並開始在台北市立高工（今大安高工）接受工廠的委託代訓。民國五十六年，邱懋泉說這樣來到台北，工作一年後，他又考取台北市立高工夜間部，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。當時，他身邊的同學大多為閩南人，私下管用閩南語交談，而客籍身分的邱懋泉，只能和他們用國語講過，也無法理解他們的交談內容。「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痛苦啊！他們在說什麼我都不知道！」邱懋泉又說，「而且因為我只講國語，他們都以為我是外省人。」不僅如此，當邱懋泉表明自己的客籍身分時，大多同學對「客家」一無所知，「他們還反問我：『什麼是客家人？哇！通通都不知道。』」

當時，邱懋泉自覺無法融入他們，也曾有自卑的感覺，但相處久後，別人也會了解、感受到他的處境，這種想法也就逐漸消失了。此外，邱懋泉也從相處中習得了閩南語，但他說閩南語時仍帶著客語的口音，並非完全標準。「當我說台語時，厲害的人一聽就知道我是客家人。」因此邱懋泉表示，不會特別隱瞞客家的身分，「事實上，即使你現在隱瞞客家身分，人家也可以從你的口音中得知你是客家人。」



曲曲折折考上師範大學

當四年的員工契約結束，邱懋泉也完成了補校的學業。經服兵役、聯考，他考上了當時的彰化師範教育學院（今彰師大），並於民國六十六年畢業。四年後，邱懋泉商調至台北縣的海山高工，在其任教直到退休。這段時期，台灣社會也發生巨變，尤其近二、三十年來，客家人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，其中也有不少人在國家擔任要職。似乎客家人在各方面的表現毫不遜色。但邱懋泉認為，客家人雖然開始在社會上受到注目，生活上卻沒有受到影響，還是一如往常地過日子。他表示，族群表現不會因族群而有所差別。「因為每一族群的父母無不盡其所能地教導下一代，希望他們將來是可造之材。」對於成立客委會、電視台，或承辦客家文化等相關活動，邱懋泉認為這是基於對文化的保留或傳承，也是讓其他族群了解客家文化的方式。

也許是過去人生的曲折，邱懋泉經歷了因文化背景和時代遞嬗形成的族群認同落差，不斷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接觸、了解彼此。因此，邱懋泉不會刻意強調自身的客家文化，而是平衡觀視台灣這個多族群的土地。其實族群本身的文化背景各有特色，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影響，在台灣更是必然。因此邱懋泉表示，「千萬別過度膨脹，以免造成族群的對立。」



邱懋泉老師愛好釣魚，影像為老師到馬祖釣魚時所攝。（翻拍/劉丙青）

品行好比什麼都重要

對邱懋泉來說，教書一直是自己的本意，是自始至終都想達成的願望。他說當兵時一有空閒就看書，每一科都有按照進度，念書的意願非常堅定。「沒辦法啊！我們讀補校的先天資質就不足！」至於對教書抱持著什麼態度？邱懋泉笑了笑，回答道：「作育英才吧！將我們所學的把他們教會，讓他們發揚光大。這樣就夠了！」其中最令他感到欣慰的，是一名經營知名的研究所補習班的學生。邱懋泉表示，那名學生在高中時並不突出，畢業後考上榮華二專，幾年後卻考上台科大及其研究所。「我後來也嚇到了！想說他怎麼這麼厲害。」他的言談間透露了當老師的快樂。

另外，邱懋泉認為學生的國文程度有待加強，尤其學生對寫作特別排斥，因此文筆的訓練最重要。「現在的學生一聽到作文就哇哇叫，但哇哇叫的學生又分成兩種，一種是叫完之後還會寫一些東西，另一種則是連寫都不寫，直接交白卷！」對此，邱懋泉感到非常無奈：「這叫我怎麼改？你至少也寫點東西讓我改啊！」但是，好的文章對於寫履歷表有很大助益，邱懋泉仍鼓勵學生加強作文能力。不僅如此，他認為教書最重要的是帶好學生的品行，一有錯誤就馬上糾正，因為品行是顯現於外的，良好的習慣更勝於專業技術。「老闆會願意聘用技術不良的人，但不會聘用一個工作態度不住的人。」因此邱懋泉對學生的要求嚴格，他寧可學生就學時埋怨他，也不要學生畢業以後才埋怨他。邱懋泉也提到，當時他在報考裕隆汽車技訓班時，其中一項要求是農家子弟。因為農家子弟比較純樸，對企業而言是容易管理的員工。

對於今日台灣學生素質每下愈況、愈來愈不認真的說法，邱懋泉認為這是沒辦法的，因為誘惑力實在太多了！如線上遊戲的流行，也可能是家長造成的問題，因為他們沒有為兒女培養其他興趣，「要讓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，就必須為他們鋪路！」他也提到一個同事的小孩，父母藉著

不裝電視，以培養他閱讀的興趣為例。

在今日受批判聲浪淹沒的教育界，邱懋泉仍有獨到的見解，他依自己的方式奉獻心力，雖然他已退休，仍造就了不少人才、在教育上做出回饋。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